

教化人心好好向善，具劃時代意義的〈地獄變相圖〉巨作

江逸子居士從事繪事已有六十載，二十七歲時，正值年輕的他，受到恩師李炳南老居士（雪廬老人）的鼓舞與勉勵，恩師希望他有別於唐代吳道子的〈地獄變相圖〉，改以現代角度重新繪製，以教化日漸衰落的世道人心。

江居士謹遵師命，在西元二〇〇三年時，完成了五十公尺長的〈地獄變相圖〉，別具劃時代的意義。這幅長卷，也是江居士闊別三十年的故友淨空法師，擬於國際流通和宣揚，請託江居士所畫製而成的。

二〇〇四年，〈地獄變相圖〉重製，複製原畫一千五百餘卷，分贈各博物館、大學圖書館、宗教道場，以供教化因果、展示與珍藏。

說到繪製〈地獄變相圖〉的過程，江居士表示，起初，他花費一年多，準備了許多草稿，但當他正式落筆時，這些草稿反而沒有派上用場。江居士懇切地說明原因：「因為繪畫作品應要與時俱進，走出傳統！地獄眾生是會隨著時空不斷變化。十八層地獄裡，有什麼因果或造業情形，都會有所改變。」也就因為如此，後來江居士沒有使用上自己準備的草稿。

在正式作畫期間，江居士每日的工時非常長：從凌晨三、四點起床，梳洗敬拜，一天繪圖十六個小時結束，這樣全部繪畫完畢，共花費了九個月，一氣呵成，若有神助！

江居士指出，這幅〈地獄變相圖〉最特殊之處是在布局：全幅畫的構圖，從人的「死亡」開始畫至「出生」。由於一般人的邏輯思惟，都是習慣從「出生」到「死亡」，但江居士說：「當時在畫畫時，我很直覺地當下感受，於是拿起筆來，並未按照原本設想的情景來畫，反而改由『死亡畫到出生』。因為人的最終站即是死亡，死亡可說是一種警惕，所以我覺得應放在作品的最開端。」



江逸子居士

其次，進入畫作，打開地獄之門，裡面形形色色的人都有：中國人、外國人、道士、出家人、帝王、總統。江居士進一步說，畫〈地獄變相圖〉，還必須透徹人情世故，才能畫得好。而在地獄受業報的眾生，則皆畫為裸體，這些裸體並未給予人情色之感；也正因為江居士年少時，曾畫過許多人體素描寫生，基本功非常扎實，因此畫人體的手法相當嫻熟。

「在繪製這幅畫時，有時，我也會遇到瓶頸畫不下去。此時，我會將畫筆擱下，持阿彌陀佛的佛號，然後，心中就會充滿感動的法喜力量，就可使我再繼續專心提筆繪畫下去。」

當我們問起創作〈地獄變相圖〉時，江居士是否有受到《地藏經》的影響？江居士侃侃而談地說，他覺得創作這件事很有意思！在他二十幾歲時，《菩提樹雜誌》的主編朱斐老師，將當時李炳南恩師在慈光圖書館講授《地藏經》的每一節都寫一段小註，邀請江居士幫忙繪製插圖。

那時候白天，江居士在臺中霧峰北溝的故宮博物院臨摹古畫，晚上回到住處，就動手畫《地藏經》的插圖，因此後來畫〈地獄變相圖〉時，江居士認為，的確有受到《地藏經》的影響。

爾後，江居士特別撰寫了〈地獄變相圖〉的釋文——即《因果圖鑑》，並於二〇〇四年歲末，南亞海嘯造成巨大傷亡後，將書寫《因果圖鑑》的功德，迴向給罹難的一切眾生，願所有眾生都能離苦得樂，證得佛果。

〈地獄變相圖〉教示我們要深信因果，江居士每天作此畫的時間這麼長，且能持續保持定力與專注，為的就是要達成恩師的使命：讓世人看到這



〈地獄變相圖〉的「魂歸地府」（江逸子居士提供）

幅作品時，能有所警惕，得到啟發，使人心向善，淨化社會。

眾生在地獄中嘗受諸苦，是因前世所造諸罪業之故，因此，值得吾人省思平日身行。

嚴謹執筆畫出儒家《孔子聖蹟圖》

李炳南老居士往生前，交代江居士完成的第一件事，就是繪製《孔子聖蹟圖》，因為當時民間《孔子聖蹟圖》多達一、兩百種版本，並且多為穿鑿附會或無稽的傳說。

孔子第七十七代嫡長孫孔德成（孔上公）認為與史實大多不符，況孔子不講怪力亂神，因此有必須重新繪製之議，孔先生向李炳南老居士談及了這件事情。

李老居士說：「這個事情好辦，只要您將考證得出的相關資料交給逸子，逸子就會繪出圖來。」

江居士其時擔任大成至聖先師奉祀官管理處主任，因而開始著手繪製《孔子聖蹟圖》三十二幅。每一幅草稿，都必須請奉祀官孔德成先生過目。而孔先生對此事非常認真，若對草稿有任何意見，都會向江居士提出來。在畫這一冊作品時，江居士是以非常嚴謹的態度，花了約三年的時間完成。

同時，江居士在畫此作品時，非常感念孔府給予他近三十年的安定充實生活，因此他也很想繪製〈孔門聖賢畫像〉——此幅畫作，則是花了兩年的時間完成。除了繪畫作品之外，江居士也雕塑孔子與十哲的塑像，並於二〇〇七年，在國父紀念館展出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當時展覽時，大家看到孔子塑像都很驚訝，因為根據奉祀官府考證出來的孔子版本，孔子的形象是：朝天鼻、暴牙、禿頭似尼山且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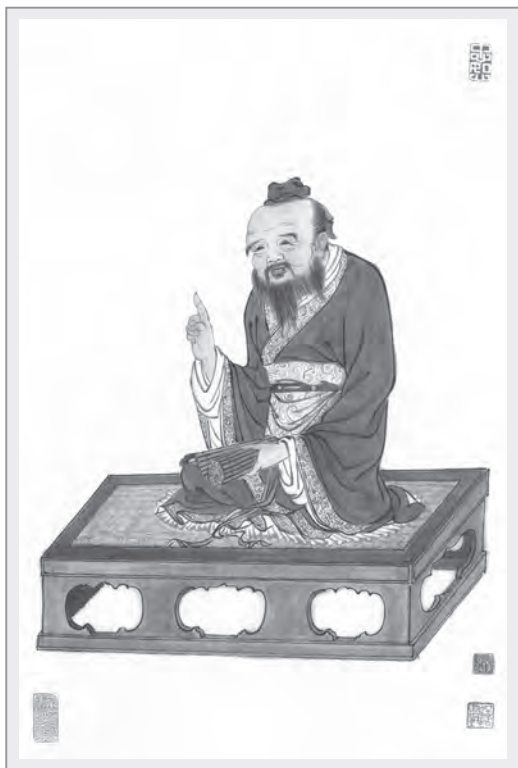
《孔子聖蹟圖》封面



《孔門聖賢畫像》封面

略有駝背，與一般民眾印象中的孔子畫像不一樣，江居士表示，這是根據考證，所以比較寫實。

另外，江居士也畫《論語畫解》一百幅，並為每一幅作品撰寫一則小品文。由以上可知，江居士不僅繪製或雕塑許多孔子相關作品，從這些作品中，我們可以感受到，具有深遠的歷史意涵與價值。



《孔門聖賢畫像》內的〈至聖先師〉插圖
(以上三張圖片皆為江逸子居士提供)

人品會影響畫作

「一個畫家最主要的就是人品，人品不高，作品不高。」這是江居士十六歲前，私塾老師楊源所教導他的話。

江居士是在砲火中誕生的，因當時國家經歷戰爭，沒有辦法到學校讀書，他當時僅可以跟著私塾老師楊源學習。

江居士從小就喜歡畫畫，私塾老師教導他說，畫家最重要的就是「人品」。老師拿出家中收藏的一本明末忠臣黃道周寫的《孝經》，鼓勵他作一個讀書人的氣節。江居士說：

「老師將黃道周一生的事蹟講給我聽，講得他老人家一把眼淚一把鼻涕，我也跟著一把眼淚一把鼻涕。」那時候江居士心裡想：「有機會，我應該把這本《孝經》配上畫來宣揚。」

沒多久，想不到老師去世後，師母和子女都搬遷到國外，所以再也看不到這部黃道周的《孝經》，江居士到處在坊間尋找，也遍尋不著。

一直到兩、三年前，江居士因成立孔子學會之事在福建，那時，剛好遇到一個小女孩想要學習書法。江居士說：「女孩子學書法很好，可從小楷學起。」女孩說，她家裡有本小楷字帖，於是拿來請江居士過目。很震撼的，這本字帖正是黃道周所寫的《孝經》。

「看到這部《孝經》我非常激動，心想現在不畫沒機會了，因為我快八十歲了！」從最早知道這本《孝經》距離現在已有六十年！六十年過後，江居士終於可將《孝經》作品的配圖畫完。

走上弘道畫家之路的因緣

江居士十一歲隨父親到臺灣後，在繪畫方面除了受業於呂佛庭、張大千、溥心畬等大師。年輕時，在北溝故宮臨摹宋朝以前的作品，扎實的功夫是當時建立的。其餘時間，江居士也從事寫生的工作——人體素描、動物寫生，不斷充實自己的筆力、繪畫技巧。他回憶道：「當年，我就像一塊乾燥的海綿盡量吸收。」

江居士的一生，從一般畫家走上弘道畫家，受恩師李炳南老居士的啟示最深。十六歲認識恩師，十七歲時正式磕頭，成為恩師的入室弟子。「我跟著老師學詩詞，後來我在佛學上兼修，我並不是以佛學為主來跟著他，老師很慈悲，這是老師的善巧引度！」

江居士說：「恩師當年提醒我，把佛供在內心之中。」當時他求教於老師說：「是心作佛，是心是佛。」老師回答：「說得沒錯！」因為畫佛像、塑佛像，最主要得將最莊嚴的心表現出來。江居士從一筆一畫、一刀一痕中，將內心最為莊嚴、清淨，令人讚歎的佛菩薩像，表現在作品上。

江居士成為李炳南老居士的弟子，因緣是：當時他跟隨呂佛庭老師學



〈孝經開宗明義章〉（江逸子居士提供）

畫，呂老師看到江居士生活困苦，買紙、筆都有問題，因而向李老居士提起，他有位學生很有才華，不知能不能在蓮社或慈光圖書館安個工作，邊工作邊畫畫。

李老師說：「你把他帶來我看看。」江居士說：「去的那一天，呂老師要我帶幾幅臨摹畫。李老師看了我的畫之後，非常驚訝問我，你家裡還有什麼人？我說就一個人，因為我父親和我哥哥到新竹去了，只有我一個人留在台中。」這是江居士認識恩師李老師的緣起。

李炳南老居士認為，人的一生很快就過去了，能夠為民族、文化做點事，才是一件有意義的事。他曾對江居士說：「『道場』、『道場』，有『道』才有『場』，沒『道』就沒有『場』。」

「那時候我就很少應酬，老師對我提醒、囑咐的事，我都一一記住。」江居士說。

創作與修行如何連結？

江居士是現代少見的國畫通才，也畫山水、人物、花鳥等抒情之作。他指出，無論是繪畫佛像或雕塑佛像，都要避免在「相」中打轉，佛像絕對要避免有「塵埃氣」。

此外，繪畫佛像時，可參考《佛說造像量度經》，佛身的造像比例和一般人不太一樣，繪畫、雕塑佛像時，都必須依據經典資料創作。

江居士說，繪畫佛畫的當下，同時也是一種修行，如人飲水冷暖自知。「不管我畫什麼，習慣一筆一聲佛號。」過去，他曾花了一年十個月，創作《極樂妙果圖》。當時，他的作息是：每天早上凌晨三點起床，作畫十幾個小時，一筆筆細緻地畫下，一聲聲虔誠的阿彌陀佛佛號，就這麼持續到整幅佛畫完成為止，共持誦了八十萬句佛號。

每個人的因緣不盡相同，在作畫前，都會利用各自的方式安定身心。繪畫同時是一門修身養性的工夫。江居士說，他的師輩很重視修養，畫畫也是一種修身養性。🕉